

昨宵

鄉愁

已經是舊曆新年的年底了，同學們都於寒假放後接續的跑回家去；在偌大的一間宿舍裏，就只有我和V兩人。

V是貴州人，回家去是很感困難的；我雖則生在南方交通利便的K省，但到家也須十天的路程。而且，我和他都是窮酸氣十足，自然是非得金錢的特別恩遇不得回家一次的。他鄉作客，每當歲時云暮，羈旅蕭條，遊子心腸，千般難遣，這大約也是人之常情，正不獨我爲然的吧。

在異鄉中漂泊已將滿三年，雖然美其名爲求學，而且也和我所熟識的一些同學們一樣，曾經不斷的努力求知；然而，可憐的很，到了現在，我也還是無論什麼都覺不大瞭然的。只有這種不可避免的愁思，這愁思，是使我日復一日的沉湎，年復一年的深切！

當這時候，我又何能不慨然有感於我心。

我還得想起十幾天前，正當考試完畢的時候，我方病着，同鄉C君到我的臥室中看我，和我談了許多閒天，可憐當他告訴我將於明天一早渡江趁船回去時，我因而想起：我又不得不南浦送行，客中執別，長送人歸，未得身自歸去，我的心是覺得多麼淒涼呵！

「病中送客難爲別，

貧覺家山不易歸！

懷鄉之心，人豈特今日爲然呢！

故鄉是在具有南方溫暖氣候的嶺南，這時候的陌上梅花，想已透漏春光消息了；而在這裏，卻只有使我愁寂和荒涼。

我也和一般人一樣，有着疼愛我的母親；父親呢，是已經辭世多年了！也惟因爲父親的早死，和我的天涯流浪，歲暮不歸，我想：這時候的我的母親，或許正在爲我灑着傷心之淚吧！我知道，因爲我實無可以安慰我母親！

我所需要的慰安，我所渴望的溫情，這些，這些是全都不是在這兒所能得到的。

但我又爲什麼要長年飄流在此，長年飄流在此呢？若以

問 V 君，我知道他也當報我以一副愁寂的慘然的臉。